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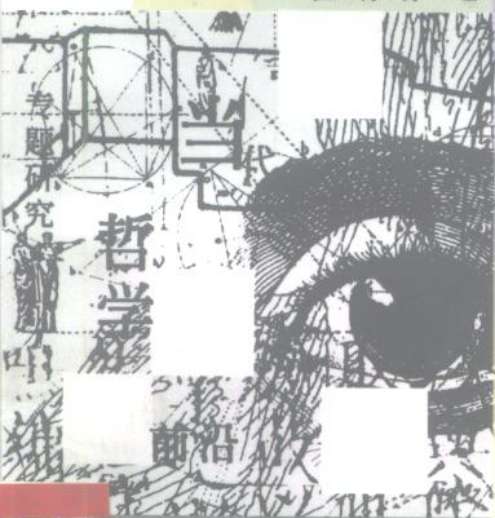
当代 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DANGDAI ZHEXUE QIANYAN
WENTI ZHUANTI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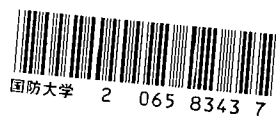
陶德麟 主编

欧阳康 汪信砚 副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主 编 陶德麟

副主编 欧阳康 汪信砚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陶德麟主编;欧阳康,汪信砚
副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10
ISBN 7-307-02490-x

- I 当…
- II ①陶… ②欧… ③汪…
- III 哲学理论—研究—文集
- IV B0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437600 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165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2

字数:401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307-02490-x/B·59 定价:1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陶 德 麟

这本《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师生集体劳作的产物，是我们近四年来研究和讨论的部分成果的汇编。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想对本书的由来和旨趣作些说明。

要不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二十年来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乃至整个哲学界持续不断地思考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从书斋里提出来的，而是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回忆在“文革”灾难结束的次年，我以幸存之身到北京参加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同阔别十年的许多前辈和朋友们相聚。除了互相倾诉“文革”中的遭遇之外，大家都很自然地交流了在那些畸形的日子里对祖国命运的沉思。我们的议论集中到一点：为什么“文革”的疯狂居然能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持续十年之久？这样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或变相重演？说实在的，那时我们还如梦方醒，根本不可能像今天有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后那样来看待问题，然而思考的激情终究不可遏止。也许是职业的缘故吧，我们想得最多的还是理论，特别是哲学。“文革”的发生和持续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一时也难以说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如果没有一套理论的支持，绝不可能使成千上万的人那么起劲地卷入“文革”。这套理论是从我国多年不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母腹中孕育出来的怪

胎，它产生之后又成了迷醉人们的符咒，使人们在愚昧中疯狂，在疯狂中自我践踏，自我毁灭。而这套理论又是以“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立论基础的。在那些梦魇般的日子，我们多年来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一条不被篡改得面目全非。“顶峰”论、精神万能论、斗争万能论、上层建筑万能论等荒谬绝伦的理论竟成了不容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个观点：一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最高指示”；二是真理有阶级性（其涵义是“理论的真”有阶级性，并非指“真的理论”有阶级性）。只要认可了这些哲学观点，“文革”的全套理论是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的，甚至要炮制出更奇特的理论也毫无困难。我们痛切地感到哲学与人民的祸福、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安危有如此血肉相连的关系，以火一般的热情决心要摧毁这种祸国殃民的伪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我们神圣的天职。那时“两个凡是”的枷锁还牢牢地套在我们脖子上，要砸掉它是极其困难的。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的一批携手并肩团结奋斗的朋友，忘不了那时的日日夜夜。在小平同志和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展开了，公开打响了从哲学上（也就是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第一枪。斗争虽然艰苦，战果却是辉煌的。多年来被“遗忘”了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终于重新被广大人民所理解。接着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我们的感受实在不下于出囚笼而见青天，喜悦的心情是无法以笔墨形容的！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大家都转入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我想得最多的是这样的问题：“文革”中的灾难与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篡改有极密切的关系，这是显然的。可是我们国家在“文革”以前除了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也做了不少的错事和蠢事，使人民受了苦，使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耽误了许多年，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那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程度应该说是举世无双的。从领导干部到工

人农民，从大学教授到文盲半文盲，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小朋友，都在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以至于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们曾自豪地说我们是“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成果，是理应能够给人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但是，恰好是我们这个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熏陶的民族做了那么多的错事和蠢事，而且长期难于纠正。不宁唯是，几乎每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总少不了有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为据论证于前，辩护于后。说来惭愧，我自己在写某些文章、编某些教科书的时候，也做过这类事，而且做得很认真。这种奇特的矛盾现象应当作何解释呢？一种比较容易的解释是：那些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些为错误作论证和辩护的文章是滥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解释确实符合一部分事实。例如，无论翻开什么版本的教科书，没有一本是公然主张不要实事求是，不要力求全面，不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我们的一些大错误确实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原理原则。又如，有些文章由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推出”办任何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再“推出”炼钢铁也要大搞群众运动，这种不可容许的逻辑跳跃也确实滥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都确有其事。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办事情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写文章老是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当然也可以用政治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作一些解释，但是无论怎样解释也说明不了全部问题。于是我们的视线不得不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我们这些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教科书里和讲台上宣传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果然就是标准的、完全的、无可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吗？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理解和宣传的那些内容吗？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宣传是完整的，准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和固有精神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极其简单：恢复“文革”前讲了几十年的一套，至多在细

节上作些修补，加一些“联系实际”的材料就够了，全国人民也只要按这套哲学所讲的道理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只要不违反、不滥用，就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了。但这显然说不通，因为这样的一套哲学在“文革”之前早就有了，它并没有使我们少犯错误，也没有理由指望它今后使我们少犯错误。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认真的审视了。

1979年到1985年间，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那时正是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时期，我作为众多的思考者之一，从哲学界的师友们那里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在共同探讨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我陆续发表了《百家争鸣和“两家”争鸣》、《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工作中必须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的几点看法》、《哲学专业教学改革管见》、《马克思主义与改革》等一些文章，陈述了这些看法。主要的意思有这样几点：

（一）哲学对全人类和各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民族来说，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自己的主流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灵魂和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活力与生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成为主流哲学，是中国人正确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确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它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至今还没有其他哲学在总体上超越了它。它的根本原理和原则，它的革命批判精神，至今仍然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灾难深重的时候需要它，在奔向富强的时候也需要它，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抓住事物的根本，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来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命运攸关的各种重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轻浮态度，想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就等于抛弃我们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抛弃

了观察和处理当代复杂问题的最正确的方法。那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

(二)我们多年来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主要是从前苏联介绍过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做了极为重要的翻译介绍和传播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自己的创造，写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30年代的中国形成了唯物辩证法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中间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极高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纠正“左”右倾错误，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极伟大的作用。低估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对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作一些分析。前苏联哲学家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教科书化是必要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那样迅速广泛地得到传播，中国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也不可能迅猛地展开。他们的整理和表述也有许多正确的东西，他们功不可没，应当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他们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而不能一笔抹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表述是按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取舍，有所抑扬，并非完整准确的。有些论点经过裁剪加工后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也被大大缩小。对待实践、科学和其他思维领域里的新情况新成果，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许多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僵硬的教条主义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革命批判精神大相径庭，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这些致命的弱点不可避免地给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理解和宣传打下深深的烙印。尽管后来我们也有所觉悟，有所抵制，批评过他们的某些观点，但这些批评本身又未必都正确，有的甚至还离马克思主义更远。到了“文革”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从总体看，那时的教科书（当然包括我本人参加撰写和主持编写

的)很难说是完整准确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至于同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密切联系,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来解释和干预当代生活,就更显得非常不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对我们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仔细的分析,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

(三)单是还本来面貌还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这种对待一切事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也包括对待它自身。它从不把自己视为一成不变的教义或永恒真理的堆积,它永远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发展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不停息地更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切具体论断和表述,而是坚持它的根本原理原则,而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就是它的最根本的原理原则之一。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另一项工作,它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停滞不变的“坚持”恰恰是没有坚持。当代世界的局面、中国的局面都发生了极其伟大的变化,实践、科学和哲学的状况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人类面临的问题也与以往判然不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如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满足于过去若干年的视野和境界,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人类思维的高峰,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不可能使它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的视野和当代的水平。在这里,我们必须纠正过去长期无视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错误,同时又决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和中国现实。理论的命运取决于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哲学虽然是一种有高度抽象性的特殊意识形态部门,但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在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如果心目中没有中国几千年的极其丰富的文化传统,没有振兴中华民族的满腔热忱,没有同亿万人民一起投身祖国现代化沸腾生活的激情,这个工作必将是苍白无力,没有根基,没有意义的,也

不可能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既凝结着全世界文明的成果，又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并且唯有是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对我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巨大功绩必须充分估计，对他们在艰苦探索中的成功和失误都应当历史地予以理解，当做宝贵的财富，而不能采取轻浮的虚无主义态度。

（四）这项精神世界的艰巨工程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它有赖于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劳作。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就得起步，事实上也已经起步。这项工程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加紧培养一代又一代既有求是精神又有创新能力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培养的基本途径不是向他们灌输现成的知识，不是让他们在我们这一代人思考过的问题的圈子里转，不是把他们塑造成我们的复制品，而是在他们中间倡导一种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的热忱，严谨而富于创造力的学风，追求真理的渴望和修正错误的勇气，同时给他们创造一种自由探讨、相互切磋的环境，让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大大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水平。

上面的这些想法实际上也是我国哲学界许多同志的共同认识（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尽一致）。我们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从开始招收博士生时起就尝试着按照这些想法来组织培养工作。限于水平和经验，我们的工作远不如许多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做得好。不过15年来的实践大体表明了这些想法和做法还是可行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终于探索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邓小平理论，这就为如何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指明了总的方向，使我们心里更有底了。

为了按这个思路多探寻一些有效的方法，我们从1993年起以讨论班的形式开设“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这门课程。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由老师设计问题，师生都作好准备，每题由学生重点发言，然后展开讨论，或互相诘难，或互相补充，务使

各种看法得以充分发表并经受论辩的考验。讨论到适当的时候再由主持的老师作简要的梳理和小结，指定某位或某些学生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写成论文或综述。为听取广泛的意见，我们还请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专业的师生参加讨论。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试行这种把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融为一体的办法，初步收到了一些效果。这本书就是实施这种办法的记录之一。那几年里我行政事务烦冗，实际主持讨论的时候不多，这项工作主要由欧阳康教授和汪信砚教授主持，而以欧阳康教授为主。在欧阳康教授赴英国访问研究的一年中，由汪信砚教授主持，并由他把各次讨论的综述和专题研究的论文编辑成书，交我修改定稿。我还要特别提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四十余年的朱传荣教授。他不仅自始至终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讨论，以他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影响着讨论的水平，而且在组织稿件、修改稿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高度热忱，对后学成长的殷切期望，使大家十分感动，深受教育。他多次谦逊地表示不愿在本书上署名，我尊重他的意见，特别在此加以说明。

本书的标题是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这也需要作一点说明。本书所论到的问题，应该说确是当代哲学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前沿问题。但它们并非现有的前沿问题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前沿问题也是随着实践、科学和哲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并无固定的清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方在开始，还远远说不上有成熟的意见，而且我们这个集体内部对各种问题的见解也是百花齐放，各抒己见，只要言之有据，并不强求一律的。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一篇，初步表达了我们对今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们已经根据这些想法写成了一本同名的书，将与本书同时出版。我们把这些成果奉献于读者之前，其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并由此听取广大读者特别是同行专家的批评。倘能达到这

两个目的，我们就不胜庆幸了。

我们还要衷心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并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的同志，特别是老社长牛太臣同志、现任社长熊玉莲同志、副总编戴老红同志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曾建华同志，钦佩他们为繁荣学术和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遗余力的远大眼光和满腔热忱。

1998年7月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序	陶德麟	1
专题研究之一		
市场经济与我国哲学发展走向问题研讨综述		
.....	薛 波 赵凯荣 [整理]	1
专题论文：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	陶德麟	9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	姜锡润	18
专题研究之二		
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研讨		
综述	姚军毅 [整理]	26
专题论文：非理性主义评析	吴 宁	35
专题研究之三		
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研讨综述	袁银传 [整理]	55
专题论文：论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	姚军毅	64
专题研究之四		
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问题研讨综述		
.....	吴 宁 袁银传 [整理]	81
专题论文：小生产者思维方式探析	袁银传	90

专题研究之五

哲学思维方式及其特点问题研讨综述…… 倪 勇 [整理] 102

专题论文：哲学只有作为思维的方式方法才有可能

…………… 萧诗美 112

思辨：哲学认识的基本方式…………… 王天思 129

专题研究之六

社会认识的科学性及其实现途径问题研讨综述

…………… 萧诗美 [整理] 142

专题论文：深入探析人类社会自我认识之谜…………… 欧阳康 152

专题研究之七

历史决定论问题研讨综述…………… 姚军毅 [整理] 171

专题论文：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探源

——兼驳非难恩格斯的两个观点 …………… 朱传荣 180

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

…………… 李明华 193

专题研究之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

——构架·思路·方法 …………… 陶德麟 欧阳康 207

专题研究之九

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问题研讨综述…………… 刘远传 [整理] 230

专题论文：社会本体论研究纲要…………… 刘远传 241

专题研究之十

合理性问题研讨综述…………… 郑文先 [整理] 254

专题论文：论决策的合理性…………… 王炳书 265

专题研究之十一

关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研讨综述…………… 叶泽雄 [整理] 280

专题论文：本体重建与意义阐释

——略论社会解释的理论出发点 …………… 郑文先 289

专题研究之十二

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研讨综述…………… 张掌然 [整理] 303

专题论文：解释学的三次转向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

发展…………… 张掌然 316

专题研究之十三

真理和真理论问题研讨综述…………… 洪 涛 [整理] 331

专题论文：关于当前真理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

思考…………… 肖中舟 342

现代西方科学探讨中的真理观评析…… 张掌然 358

专题研究之十四

“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讨综述 …………… 张理海 [整理] 369

专题论文：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 汪信砚 382

专题研究之十五

善恶问题研讨综述…………… 倪素香 [整理] 401

专题论文：善恶价值与道德意识的性质及由来…… 倪素香 414

专题研究之十六

社会理想问题研讨综述…………… 李 勇 [整理] 424

专题论文：论社会理想生成的双重根据…………… 叶泽雄 435

专题研究之十七

社会规律问题研讨综述·····	吴 畏 [整理]	450
专题论文：试析社会历史有无规律之争的症结 所在·····	张玉堂	460
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兼评社会历史发展的单线论与多线论 ···	李 勇	471

市场经济与我国哲学发展 走向问题研讨综述*

薛 波 赵凯荣 [整理]

市场经济已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研究,已经成为摆在我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重大问题。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指导小组成员和博士生于1993年11月连续就市场经济与我国哲学的发展走向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现将讨论中的部分观点综述如下。

一、当前我国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对哲学的冲击,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以其特有的方式提出了哲学的生存权问题。哲学的生存权在过去主要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及社会政治方面提供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之点就是根据需求来安排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哲学能否生存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一切学科均如此。只是由于其他学科与计划经济联系较松散,所以比较容易适应市

*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参加本次研讨的有:陶德麟教授、欧阳康教授、汪信砚教授、肖中舟副教授,博士生吴宁、姚军毅、袁银传、萧诗美、赵凯荣、陈芳等。